

畿輔通志卷二百八十九

雜傳三 南北朝二

南北朝

順德府

李孝貞

游元

魏甯

楊範

廣平府

宋隱

程駿

慕容儼

陳元康

趙起

宋世良

弟世軌  
從子孝玉

宋遊道

宋維

宋紀

大名府

李獎

子構等

李世哲

弟神軌

宣化府

成淹

成軌

遵化州

榮毗 兄建緒

易州

祖珽 子君信等

冀州

賈彝

馮慈明

殷紹

劉潔

趙州

李渾 弟繪等

李密

李諤

耿立

深州

崔延伯

崔謙

子彭 弟訖 訖 子宏度 宏昇

崔伯謙

崔季舒

崔暹

子達 孳

崔昂

子液

崔子樞

弟子端等

崔猷

子仲方

蘇瓊

孫萬壽

李德林

定州

李先

曾孫預等

杜弼

子臺 卿

蕤

南北朝

順德府

李孝貞字元超趙郡柏人人也世爲著姓父希禮爲齊司徒府參軍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時黃門侍郎高乾和以親貴用事求婚于孝貞孝貞拒之乃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數遷

至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

轉吏部下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迥有功進上儀同三司開

皇初拜馮翊太守吏民安之暇日輒引賓客酌酒絃歌陶然

自得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以不稱職被

劾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弟孝威亦有

雅望大業中官大理少卿

隋書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

謹案游明根傳載魏

書及北史均言廣平任人今任縣也此作任城蓋誤

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

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周武帝平齊授壽春令譙國司

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數遷至內直監煬帝嗣

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

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



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尙南陽公主勢傾朝野遣家僮  
造元請屬元不納他日與述相遇因面數之復以狀劾之帝  
嘉其賢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于黎陽督運楊玄感舉兵欲  
諷元附已元正色答曰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  
之屢脅以兵竟不屈遂遇害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疋  
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隋書

魏甯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  
異人問之甯曰極富貴然今年入墓武成驚以實告甯乃詭  
詞曰若帝王可無虞而武成果以是年崩

北史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以宗人爲盜被誅坐宮  
刑爲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甯  
遠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總政出爲白水太守加龍

驥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藥典御  
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以父子納貨爲御史所  
糾遂廢于家後靈太后思之徵爲中侍中安南將軍進鎮南  
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魏書

### 廣平府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曾祖爽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  
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尙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  
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仕  
慕容垂歷尙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  
尙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  
行臺右丞領選屢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  
塋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乃棄妻子匿於長樂之

經孫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  
仕郡幸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  
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鬼不歸食矣魏書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  
流涼州祖父肇爲呂光民部尙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  
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  
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數遷至高密太  
守尙書李敷奏留修史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延  
興末高麗王連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  
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  
平壤城高麗王信讒詭言女死駿留高麗經年屢責以義高  
麗王怒絕駿從者飲食欲逼辱之而駿終抗節不屈高麗亦

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祕書令及顯祖升祔有司援  
舊事請賜廟中執事官爵詔百寮集議駿獨以爲不可從之  
賜衣一襲帛二百疋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上慶國頌十六  
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尋又奏得一頌始固業訖無爲共十  
篇俱蒙優答頃之詔賜帛六百疋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太和九年卒年七十二高祖及文明太后屢遣使問疾敕御  
史徐謩診視賜湯藥臨終詔以其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  
虬爲著作佐郎及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疋贈冠  
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制文筆自有集錄駿六  
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  
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尙書郎  
並早卒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官荊州府主簿

魏書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晉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  
都督儼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儼倜儻不羣衣冠甚偉  
喜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師救壽春辟儼左  
廂軍主以功賞帛五十疋從次西陝石解渦陽圍平倉陵城  
荆山戍斬梁將蕭喬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三年梁  
攻魏東豫州儼督所部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  
擊賊王苟于陽夏平之孝昌中尔朱榮入洛授京畿南面都  
督永安中梁將曹義宗圍西荊州儼應募赴救時北豫太守  
宋帶劍謀叛儼輕騎至城下言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  
劍惶迫不知所爲遂出迎儼立執以歸一郡遂定進與梁將  
馬元達等戰擊破之除强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眞董當門等  
戰並獲捷遂解穰城圍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

爲防城大都督尔朱敗歸齊高祖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  
轉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  
師攻東雍州儼固守二百餘日大破鸞軍擒刺史郭他進鎮  
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從攻玉壁賜衣帽及帛七  
百疋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進擊陳邴獲其僞太守鄭  
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等旋軍項城又擒其僞刺史辛光蔡  
遵并所部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七年轉膠州齊天保初  
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等以郢州附齊齊清  
河王岳從衆推遣儼鎮郢城始入城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  
水陸軍奄至儼墮方禦備瑱等不能克乃于上流之鸚鵡洲  
造荻蒺以塞船路不通往來衆咸危懼儼率衆禱城隍神須  
臾驚濤漂涌斷荻蒺約復連以鐵鎖防禦益嚴儼復禱于神

淚復夜作絕鎖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城北造柵立營  
焚附郭房屋約將戰士萬餘人于城南置營壘持攻具攻城  
儼率步騎出城力戰大破之擒五百餘人蕭循又率師五萬  
與瑱約合軍乘夜攻城儼督眾力戰竟夕乃退追斬其驍將  
張白石瑱以千金贖其首不獲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併力  
攻圍城中食盡乃煮槐楮桑葉萍葛紕根及靴皮筋角等物  
食之人死亦卽食其肉而儼猶申嚴號令信賞必罰自正月  
至于六月人無異志會梁敬帝立遣使請和顯祖乃詔以城  
還梁儼歸入覲悲不自勝帝呼至前執其手持其鬚脫帽看  
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不復相識矣自古忠烈豈能  
過此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  
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

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耶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

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

都戰于蕪湖敗歸皇建初別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

四年十月又別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胡馬一五

年四月進爵為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為光州刺史儼少任俠

交通輕薄遨遊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自效有將帥才所

歷諸州雖不能以清名亦不為貪酷事卒贈司徒尚書令子

子顥給事黃門侍郎

北齊書

子會官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

其子奉敕往諭子會下其子于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

降子會與寮屬北面慟哭久之乃奉周命

北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度

支尚書諡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有幹才魏正光中從李崇北



伐以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  
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拳劇飲拳醉死齊獻武王命覓好替  
人子如舉魏收他日獻武謂季式曰卿欲殺我孫主簿魏收  
作文書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  
曰是能夜中間書者也召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  
理不務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  
無不知獻武嘗出行以元康留守有號令九十餘條元康盡  
能記憶獻武甚欽之曰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  
佐也獻武率師伐劉蠡升時天寒雪深使元康於氊下作軍  
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獻武目之曰此何如  
孔子耶獻武嘗怒毆文襄既而以告元康元康俯泣曰王教  
世子過矣獻武曰我性急曠阿惠常如此元康乃大哭曰一

之爲甚況可常乎獻武自是爲之愆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效死高仲密之叛獻武知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獻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出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獻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厯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況世間人耶獻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爲獻武知遇然皆出元康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獻武以賜元康爲妻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從獻武次於芒山將戰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旣敗獻武會

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罷不可遠追元康言時不可  
失必追之獻武曰若遇伏奈何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尙無  
伏今已大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不從累遷大行臺左  
丞及獻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恨不用元康言死不瞑  
目事皆與元康定也獻武薨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  
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獻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  
先趙彥深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侯景反文襄欲殺崔暹  
以謝景元康力諫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  
副之康以慕容紹宗薦時紹宗在外交襄欲召之而恐其驚  
懼元康曰紹宗知元康蒙王眷新使人來餉金致誠款元康  
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  
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

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文襄

令元康馳視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眾軍遂

克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

之獨元康以為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即欲

分元康權文襄亦漸嫌之欲用為中書令處以閒地事未施

行而文襄欲受魏禪北史本傳乃屏左右而與元康及崔季舒密

謀於城北東柏堂北史齊本紀文襄之掌厨蒼頭蘭固成因進食

置刀盤下殺文襄元康前抱文襄與賊爭刀髻解被刺腸出

猶手書辭母口占授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

時文襄雖死祕之故元康亦殯于宮中詭言出使除中書令

北史本傳明年乃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元康

母李氏以哀死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子善藏武平末儀同

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尙書郎大業初卒于彭城

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別

駕秦王歸彥反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北齊書本傳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

才齊高祖起兵時以起為定州刺史段榮典籤除奉車都尉

天平中高祖為魏相

北齊書

徵為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歷十

餘載

北史

累加中散大夫世宗相魏出為建州刺史遷侍中及

顯祖即帝位起罷州還闕

北齊書

累遷大鴻臚卿起雖歷九卿

侍中常兼典兵馬監調發居腹心寄

北史

後出為西兗州刺史

被劾禁錮歲餘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加祠部尙

書開府天統初轉太常卿食瑯琊郡祿二年除滄州刺史加

六州都督武平中卒官

北齊書

贈都督滄州刺史

北齊書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列人人魏大中大夫毓之子也年十五

便有膽氣

北齊書

應募從軍

北齊書

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屢有戰

功魏臨淮王彧與語奇之帝將討尔朱榮密令彧將兵赴洛

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世良請簡見兵

三千騎期五日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從尋爲殿中侍御

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情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

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估贓貨百萬世良檢

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帝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

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遷殿中世

良以殿中主齋會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卿不欲親庖廚耶宜

付右兵以爲永式後拜清河太守聲望甚高陽平郡移掩劫

盜三十餘人世良訊畢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  
明朗大怒言何故縱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  
服郡東南有曲隄豪族成公居之羣盜多萃焉人爲之語曰  
甯度東吳會稽不厯成公曲隄世良爲施八條之制盜奔他  
境人又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齊天寶初  
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  
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于界內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曰老人年九十  
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澈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眾皆攀轅涕泣後卒于東郡太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強學好  
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子伯宗官侍御史性清退  
好學多所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于家

世良弟世軌幼修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  
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爲都官郎中有  
囚被枉將垂執法世軌遣騎止之而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  
少卿洛州有羣盜欲劫河橋吏捕獲之事連諸元徒黨凡千  
七百人廷尉崔昂欲以反斷歷數年不決及世軌爲少卿乃  
判爲劫誅盜魁而悉捨其徒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反名  
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  
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  
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  
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  
衡甚善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  
以志在疾惡故且恕卿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



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無子世良以第五

子朝基嗣

北史

世良從子孝王形貌短陋好綴輯文詞臧否人

物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尋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

遂因撰別錄二十卷非毀朝士

北齊書

周武帝平齊改爲關東

風俗傳共三十卷上之大象末以預尉遲迴事誅

北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爲渤海太守遊道

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民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其叔

父某爲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

請爲鎧曹後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及王爲葛榮所殺元

徽乃誣其降賊囚其妻子賴遊道爲訴得釋中尉酈善長嘉

之引爲殿中侍御史有見賊能討宋遊道之謠孝莊卽位除

左中兵郎中以與尙書令臨淮王彧忤解官尋除司州中從

事再遷至尙書左丞累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等百寮憚之然竟以事爲隆之及左僕射襄城王旭尙書鄭祖述等所譖除名從齊文襄王至晉陽爲大行臺吏部數遷至司徒左長史黃門郎溫子昇之死也棄尸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卿真是重節義人尋除御史中尉天保元年兼太府卿於少府覆檢主司所乾沒得鉅萬而奸吏反誣奏之遂下獄事白復官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諡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諡曰貞惠兗州人爲立生祠題曰忠清君子三士素士約士慎士素沈默寡言有才識累遷至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幾二十年士約官尙書左丞人亦

目爲善士

北齊書

宋維字伯緒紀字仲烈廣平列人人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  
賜列人子爵弁之子也襲父爵自員外郎選給事中坐諂事  
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  
以維名臣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元乂恃靈太后  
寵驕盈懌每以理裁之乂甚忿思害懌乃以富貴許維使間  
之維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被錄禁中  
嚴鞫無反狀維應反坐乂爲言于太后乃黜維爲燕州昌平  
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告懌徵紀爲散騎侍郎維爲太  
學博士領侍御史乂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  
軍洺州刺史紀超遷尙書郎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  
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于鄴賜死初

弁嘗與族弟世景言維性險而紀識闇終必敗吾業至是果  
驗維無子紀以次子欽仁嗣武定末太尉祭酒紀肅宗末爲  
北道行臺卒于晉陽魏書子欽道仕齊官中山太守以嚴整稱  
微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雖諸王貴臣莫敢  
不敬憚遷祕書監仍帶黃門侍郎乾明初遷侍中與楊愔同  
誅贈吏部尙書趙州刺史北史

### 大名府

李獎字遵穆頓邱人魏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武邑郡公平之長子也獎容貌魁偉有應世才襲父封自  
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閣將軍吏部郎中征  
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尙  
書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黨元乂削除官

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愿皆以  
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尙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  
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通直散騎  
常侍宋游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道貴不濫故河南  
尹李獎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舉往歲北海  
之亂王公卿士類皆俛首事之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旣被  
羈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及皇輿返正輕薄之徒  
乃詭言要賞濫及善人於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旣經恩乃加  
慘酷而昔之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者轉逢寬政不  
改任遇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臣曾爲故  
吏有懷舊恩輕率瞽言干犯輦轂願垂矜覽加其贈秩詔贈  
衛將軍冀州刺史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

降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獎弟諧字虔和博學有文辯襲父  
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  
司馬入爲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爲兼著作郎加輔國將軍  
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  
洛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  
爲魏尹以禫制未終表辭許之梁遣使乞和以諧兼散騎常  
侍使梁以才辯稱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  
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  
齊州刺史所著文別有集錄行於世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  
酒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諧弟邕字修穆有逸才官著作佐  
郎爲高陽王雍友才藻之美爲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

將軍洛州刺史諡日文

魏書

李世哲頓邱人魏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魏昌縣開國伯崇之長子也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爲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梁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以貨賂事人世號爲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尙書冀州刺史子如故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

野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  
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  
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煽動諸落伊闕以東至于鞏縣多被  
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  
率眾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退還尋與百官候駕于河  
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諡曰

烈

魏書

宣化府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  
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魏顯祖廟諱仕宋爲撫軍府中兵參軍  
早卒淹好學有氣尙官宋員外郎假龍驤將軍皇興中降魏  
授兼著作郎

魏書本傳

慕容白曜誅淹上表理曜曰白曜歷司出



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蕃闢疆千里辛勤于戎旅之際契闊于  
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旣夷身應高賞受胙  
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靈寵已極豈容僥倖更邀非望且  
于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主將驍雄所在效節此之不可生  
心白曜足知之矣况營岱厭亂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  
止亡燼之眾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以語勇白曜果毅  
習戎體閑兵勢甯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強  
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不爲也  
伏惟陛下聖鑒自天諸有罪犯極刑悉聽收葬而白曜人舊  
功高嬰禍淪廢願明勳臣之績垂天地之施使合棺定諡沒  
有餘稱選其宗近錫以徽爵進可獎勸將來退可顯國厚澤  
存者荷恩死者受惠豈不美哉高祖覽表嘉慰之

魏書慕容  
白曜傳

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使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者止之  
齊使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高祖乃敕尚書李  
沖選有學識者往與論辯沖奏遣淹論辯久之齊使乃相顧  
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朝  
服使人唯齋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事聞高  
祖喜曰我所用得人敕以衣帽給齊使而錫淹果食尋正侍  
郎高祖以淹貧賜絹百疋久之復以應對有詞賜龍廐上馬  
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高祖之遷都也以  
淹家無行資敕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  
次靈邱屬齊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于路左請見高  
祖立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然敵不可小深願  
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

洛以來諸諫者或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容之詔賜絹百疋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閻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碯礮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力諫高祖敕淹曰知卿至誠然不能用卿言敕賜馬一匹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於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于厲涉淹啓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納之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以司徒彭城王勰薦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不通饋遺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

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諡曰定

魏書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中  
謁者僕射善伺高祖意旨從南征專進御食高祖不豫軌常  
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疋數遷至中嘗食典御光  
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  
遣使弔慰起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  
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  
孝昌二年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嬪以  
軌爲假父故中官皆敬憚之建議初軌迎于河陰詔令安慰  
宮內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  
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孝惠養弟子仲慶襲歷官  
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子朏襲齊受禪例降

魏書

遵化州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尙書毗少剛鯁有局量爲周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以楊素薦爲華州長史有能名素田宅多在華陰其宗人或馱法毗輒以法繩之一日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一心奉法者正恐累公舉耳素笑曰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且于路次置馬坊以蓄牧爲詞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嘉之賚絹百疋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刺史邱和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害不小且城中雖洶洶非悉反也但收斬桀黠者十餘人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乃馳馬追和至城西門爲渤海所殺毗亦被

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毗在  
朝侃然正色百僚憚之以母憂去職歲餘令起視事尋卒官  
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叢師下  
大夫儀同三司及齊平留鎮鄴城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隋  
文帝有舊帝爲周丞相加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帝乃謂  
建緒曰且少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艷然曰明公此旨非僕  
所願聞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  
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  
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北史

易州

祖珽字孝徵范陽道人魏容城縣伯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瑩之子也性幾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起家祕

書郎對策高第爲尙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俛受洛作清德頌文甚典麗聞於齊獻武王時王子太原公洋爲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獻武嘗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人服其能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爲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珽和之人爭傳詠珽性貪受納頗多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每招城市年少歌舞自娛常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俠邪遊諸人皆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姬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尙書令元士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魏孝靜帝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于席間遣人迎景獻妻至與諸人遞寢以爲笑樂其豪縱淫逸如此太原公洋罷并州珽例應隨府因陳元康請得還任倉曹膠州刺史司馬

世雲宴客珽與焉乃藏其銅壘二面廚人請搜諸客竟于珽懷中得之常乘老馬而漫稱騶駒又通于寡婦王氏裴讓之于眾中嘲珽眾遂誼傳後爲獻武王中外府功曹獻武宴寮屬失金叵羅乃令飲酒者皆脫帽竟于珽髻上得之獻武不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以盜獻武世子澄逼略數帙杖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矯獻武教給城局參軍典籤高景略疑之以問彥深遂被推檢珽引伏獻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倍徵其穀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獻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元康因以珽薦乃給筆札令就禁所具草二日而成其文甚麗獻武特原之僅免官散參相府王子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澄



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珽唯與祖喜二珽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憾之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感額曰恐無益于亡者事遂寢太原公洋爲魏相珽擬補合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詔取教判并盜官遍略一部及珽除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其事皆發丞相洋付從事中郎王某推檢并與平陽公淹書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聞之遂潛逃副留臺事黃門郎高德正言珽自知有罪故驚竄耳但向祕書宣言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可掩取也珽果還遂縛珽送廷尉擬處絞丞相以珽曾事先世諷所司寬其罰乃免

死除名齊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于晉陽帝愛其才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被配甲坊除珽尙藥丞尋選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顯祖崩普選勞舊除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忤昭帝旨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常于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帝頻被責于顯祖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

爲神武而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帝從之皇后愛少  
子東平王儼欲立以爲嗣而帝難之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  
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珽曰  
宜爲上言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  
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  
令主上麤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  
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  
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  
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  
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太被親寵遂覬  
覷宰相乃疏侍中尙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  
和士開罪狀令所善黃門侍郎劉逖奏之逖懼不敢通而其

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敢毀我士  
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旣問臣  
臣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  
部尙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  
作爲歌謠陛下不早圖之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誹謗  
我耶珽曰不敢誹謗但臣不願陛下輕取民女帝曰我以其  
飢餓故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賑濟乃將入後宮乎帝益  
怒命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  
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若不殺臣爲陛下合金丹  
遂釋之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帝又怒曰爾自作范  
增以我爲項羽耶珽曰項羽亦談何容易但天命不至耳羽  
以布衣率烏合之眾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得至此

臣以爲項羽未易輕也若臣則何止范增恐張良亦不能及  
臣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力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  
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俱保  
休祚叢爾張良何足數乎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  
言不稍屈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于光州刺史李相勳厚遇  
之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  
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院內之且嚴加防  
守身不離桎梏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薰其  
眼遂失明成帝崩後主念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  
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遣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  
心腹叵測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  
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棄除舊怨虛心待

之與陸媪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獨  
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有大功宜重報之且孝徵有奇略緩  
急可恃自己盲必不能反可無慮請召問其計帝從之入爲  
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旣死乃說  
陸媪出彥深遂爲侍中上密啓請誅瑯邪王漸被任遇靈太  
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  
姬言之由是拜尙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  
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勢傾朝野斛律光  
甚惡之每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復與諸將言  
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目盲人掌機密  
全不共我輩語恐誤國家事珽頗聞之乃爲謠曰百升飛上  
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蓄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

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  
復釋之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誅其多事  
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  
段士良密議未決而光府參軍封士讓復告光反遂滅其族  
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  
孝卿以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  
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且面奏具陳珽不合狀并言珽  
與廣甯王孝珩交結事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  
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曰然珽因列元海共司農  
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事  
遂出子華爲仁州刺史叔元爲襄城郡守叔略爲南營州錄  
事參軍尋復以陸媪言出元海爲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

衡總知騎兵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常令中要數人扶侍  
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  
政以來百事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之復欲增  
損政務沙汰人物遂奏併京畿府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  
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  
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而陸媪穆提婆持  
之不決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劾主書王子沖納賂欲使  
事連提婆并及陸媪患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乃請  
以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  
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怒百方排陷遂出君瑜爲金紫光祿  
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  
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其譖毀之後主以問太姬



太姬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  
徵多才博學稱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  
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及受賜十餘事  
以曾許以不死僅解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琯求見分  
疏韓長鸞遣人推出柏閣琯固求面見長鸞乃令軍士牽曳  
而出立琯于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  
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陳伐魏百姓騷動琯下令開城門  
守陴者皆下城靜守街巷毋往來誼囂雖雞犬亦禁鳴吠賊  
莫測所以至夜琯忽傳令大呼鳴鼓賊衆驚散尋復結陳向  
城琯乘馬督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出戰賊初聞其盲謂爲  
不能臨陣忽見其親率士卒彎弧縱鏑大驚皆退走而穆提  
婆憾之欲令城陷沒賊不發援師琯且守且戰歷十餘日賊

竟奔走城卒保全卒于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雜藝官兼通直散騎常侍充聘陳副使中書郎珽出遂亦見廢君信弟君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官東平郡書佐翟讓陷郡城君彥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而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接對者亦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亦處其中人稱美之孝隱從父弟茂大甯中以經學爲本鄉薦除給事以疾辭遂不復仕珽受任時屢遣人呼茂茂不獲已出赴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官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史

冀州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稱之弱冠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聞其名遣使者求彝于垂垂彌敬之垂遣其太子寶伐魏大敗于參合陂彝被執道武卽位拜尙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詣溫陽療疾爲叛胡所掠送于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赫連屈丐所執拜祕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喪歸葬于代南

北史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爲齊尙書右僕射慈明以齊戚屬故年十四卽爲淮陽王開府參軍再遷至中書舍人周武帝平齊授都督隋初除司空司倉參軍累遷行臺

禮部侍郎煬帝卽位謫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徵拜尙書兵曹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李密逼東都詔令慈明集兵擊密至鄆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入座而勞苦之且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不日可下今欲率衆問罪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然猶厚加禮焉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且致書東都留守論密形勢密益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誚之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執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卽殺何譽爲乃顧而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耳官軍且至宜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狀聞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其二子惇怵爲尙書承務郎越王侗建

號重贈柱國戶部尙書昌黎郡公諡曰壯武

隋書

殷紹長樂人也好陰陽術數達九章七曜世祖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迹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卽北還臣獨留任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具釋六甲刑禍福德臣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鷄火感物懷歸

魏書

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

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

經文鈔撮要略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

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

于世其從子玖亦以學術著名

北史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祖父生頗解卜筮昭成時慕容氏獻女

于魏從入朝魏書賜以妻妾生子提卽潔父也

北史

太祖時官樂

陵太守賜爵信都男卒潔強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會稽

公河西胡叛潔與永安侯魏勤率眾三千人屯西河以鎮撫

之又與勤及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

屈丐騎據山嶺邀潔潔登山力戰矢刃俱盡被執送屈丐潔

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

部事太宗寢疾世祖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

世祖卽位以告反者獻直言稱旨遂委以大任參議軍國朝  
臣咸推其能超遷尙書令改鉅鹿公世祖破蠕蠕大檀于雲  
中潔言于世祖曰大檀雖敗北然恃其眾必將復來請於農  
隙東西並進爲二道討之世祖然其言新民以將吏侵奪出  
怨言潔與左僕射安原奏言宜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則解  
凍之後庶不至北遁世祖曰不然此輩似園中之鹿急之則  
逸緩之則定吾處之自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請乃聽分徙  
三萬餘落于河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圈我于河西是  
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  
安原屯悅拔城北備之旣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率眾追討  
走者以糧絕相枕而死南州大水潔奏言應加哀矜以鴻覆  
育世祖從之於是復天下二歲租賦詔與樂平王丕督諸軍

取上邽軍至啓陽百姓爭致牛酒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  
以示威潔不聽撫慰秦隴秋毫無犯世祖將發隴右騎卒東  
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  
馬足食然後可用世祖深納之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牧  
犍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于城南潔信卜者言謂日辰不協  
退師董來遂入城後潔與建甯王崇督諸軍于三城胡部中  
簡兵六千戍姑臧胡不樂行千餘人叛走潔與崇擊誅之虜  
男婦數千人潔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遂恃寵自尊世祖頗  
不平之時議伐蠕蠕潔言于世祖曰虜非有邑居遷徙無常  
比年出軍皆無所擒獲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  
其議世祖乃問于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因從浩議旣出與  
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



故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  
六日賊遂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士卒多  
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無  
功歸罪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于  
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遂收潔幽之或告潔于世祖出征時私  
謂所親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矣又使  
右丞張嵩求圖讖言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否嵩  
對曰有姓而無名窮治之引服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  
公狄隣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魏書

趙州

李暉字季初趙郡平棘人魏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  
鉅鹿公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

尙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死京兆王愉之亂贈幽州刺史諡  
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征  
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  
未幾而尙朱榮入洛衣冠盡殲人服其識河北流人二十餘  
萬聚青士劫河間邢杲爲主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  
誅之府人互相猜嫌渾偕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唾血與盟  
上下復和普泰中叛民崔社客攻圍青州詔渾爲都官尙書  
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所據諸城各固守渾率師夜襲社客  
禽之斬其首送洛陽海隅以安天平初一母憂居喪冢側以  
哀毀聞武定初兼散騎常侍使梁梁武帝謂渾曰伯陽之後  
人而彌盛矣使還爲東郡太守以賊逮治齊文襄王使武士  
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王笑而舍

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賜爵涇陽縣男詔與邢邵崔悛魏收王昕李伯倫等重修魏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有盜猝圍州城城中無井有池一以夏旱泉竭賴海水以供飲食賊絕其汲路州人兇懼渾率眾虔禱天大雨池泉四溢賊以爲神皆驚走渾捕斬其渠傳首鄴都尋以妾干政免官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爲聘陳副使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湛又爲副使郡人遂以四使趙氏稱之繪字敬文六歲求入學家人以俗忌偶年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月通急就章羣以爲非常兒及長貌偉神儁其舅氏河間邢宴亟稱之奉敕撰五禮與太原王又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及裴伯莊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歷中書侍郎丞相司

馬齊文襄王甚異之尋兼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以明辯稱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官中散大夫爲聘梁使主以侍中李神儁舉爲尙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遷司徒諮議參軍奉命勞梁使謝藺藺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暹上馬不顧緯與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性放達好逸遊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一日與梁人汎論氏族梁袁狎曰我自黃帝非他姓可比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諸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執不爲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

三虎人患之繪至虎鬪死人以爲德化所致或勸聞之于朝繪曰猛獸因鬪而斃偶然耳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于郡街齊獻武王巡行郡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謚恃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遲方以司徒左長史薦繪旣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齊文襄王嗣立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王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

風北  
史

李密字希邕平棘人魏定冀幽殷四州都督兼大將軍司徒  
定州刺史元忠之族弟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  
父渙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志操尒朱  
兆弑魏莊帝密陰結豪右與渤海高昂圖起兵適齊高祖出  
山東遂從舉義遙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尒朱  
兆至廣阿密募兵五千人守黃沙井陘兆敗還晉陽密從齊  
高祖軍擊平之授建州刺史改襄州在州十餘年邊陲以甯  
侯景叛密被執景敗復歸魏齊天保初授散騎常侍復容城  
縣侯卒贈殿中尙書濟州刺史密性至孝因母久病不愈乃  
究心醫術遂洞曉針藥母竟獲瘳

北齊書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善屬文爲齊中書舍人有口辯

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知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周丞相屢訪以得失時兵戈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而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事阻朕朕遂決意留內成此事業諤有力焉賜物二千段時禮教凌夷公卿死其子孫輒迫其妾婢鬻之諤乃上書曰臣聞迫遠愼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今朝臣甫亡其子孫每分其妓妾嫁賣取財竊謂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道旁觀者亦爲傷感況其子孫忍爲此耶復有彼此皆爲重臣過從情若兄弟乃朝聞其死夕窺其妾多方求聘

不得不止是無廉恥蔑朋友也請下令禁止上嘉許之五品  
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實自此始時文體輕薄流宕反諤乃  
復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以五教六行爲訓民之  
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篤孝慈人知禮讓其有上  
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  
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衰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  
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  
江左齊梁其弊彌甚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  
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  
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重懷經抱  
質之儒屏浮華輕薄之輩開皇四年特詔天下公私文翰並  
宜崇實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



罪自是公卿大臣咸遵典則而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尙沿故習凡宗黨稱孝鄉曲歸仁事必師古交不苟合者則擯落不收其從俗隨時結黨求譽者則選充吏職此縣令刺史之以私廢公也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然聞風卽劾恐掛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時入觀刺史每于階墀之側自陳勾檢之功諉以爲非人臣所宜復上表論之皆頒示天下其弊遂革以年老出爲通州刺史有惠政民夷悅服歷三年乃卒子四大體大鈞官至尙書郎大方襲爵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卒官

隋書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占卜能知扣門者姓字并所齋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占十中八九而性不和俗有王公欲求筮者玄每拒之曰已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莫不

驚悚而退官至鉅鹿太守

魏書

深州

崔延伯博陵人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勇壯聞仕齊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高祖深嘉之常爲統師所在有功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蠻爲寇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壤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梁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據硤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養生夾淮爲營延伯命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輓轡斷祖悅等走路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

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其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臣愚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便可用矣靈太后然之二年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被擒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選精兵數千渡黑水列陣西進寶夤率眾于

水東尋原西北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率所部摩賊壘而還賊以延伯眾少悉師追之延伯身自殿後抽眾東渡須臾盡濟寶夤遙望見之大悅謂左右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何患不能滅賊延伯亦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請坐觀之翌日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授右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蠶生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夤率眾會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延伯倡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鑲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乞降寶夤延伯

謂其事實逡巡未闕俄而宿勤明達率眾自東北至乞降之  
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二萬  
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繕器械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  
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  
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而士卒利財貨爭搜掠不復設備賊因  
復乘之遂大敗延伯中流矢死士卒死者萬餘人贈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

魏書

崔謙

北史名士謙

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父楷魏散騎常侍光祿

大夫殷州刺史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謙幼聰敏神彩毅然及長深沉有識  
量博觀經史而于經國治民之事尤究心焉孝昌中解褐著  
作佐郎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破之授輔國將軍大中大夫

遷平東將軍尙書殿中郎賀拔勝出鎮荊州以謙爲行臺左丞眾務皆委謙焉勝有聲南州謙之力也魏孝武帝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謙勸勝兼程謁帝倡桓文之勲勝不從乃還州州民鄧誕引侯景軍襲勝敗之勝將數百騎奔梁謙從行屢乞梁發師援魏梁武帝雖未爲出師而嘉勝等志節許送歸魏乃令謙先還魏帝見謙甚悅謂謙曰卿出萬死投身江外今得生還本朝忠貞之報也

周書本傳周太祖時

爲西魏督中外諸軍事尙書大行臺素聞謙名甚禮之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千乘縣男未幾勝亦還拜太師以謙爲太師長史大統三年從周太祖擒竇泰戰沙苑進子爵遷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尙書右丞四年從解洛陽圍戰河橋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十五年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謙  
性明敏勤于吏事未嘗有倦色吏民皆敬愛之有盜賈晃遷  
率黨薄州城謙率所部千餘人會梁州援師擊擒之其黨遂  
解散周世宗初進唐縣公保定二年遷安州總管隨應等十  
一州甑山上明魯山三鎮諸軍事安州刺史四年加大將軍  
進武康郡公天和元年授江陵總管三年遷荊州總管荆浙  
等十四州南陽平陽等入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州俗兼夷夏  
境接陳齊號爲難治謙禦敵撫民規畫甚備課績爲天下最  
屢詔褒美之四年卒子州州人爲立祠四時致祭焉謙性孝  
友少喪父幾至滅性與弟訖相愛甚篤資產皆公之無私畜  
閨門嚴肅動遵禮度子曠嗣大象末官開府儀同大將軍浙  
州刺史曠弟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素有武略工騎射

善周官尙書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爲周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爲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至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間因顧騎士執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既至拜上儀同及文帝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常持仗危坐未嘗有情容上每謂卿值省闈我寢處倍安又謂之曰卿弓馬固絕人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尙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聞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鴿鳴于樑上命彭射中之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返可汗復



遣使請崔將軍見上曰此必善射聞于虜庭耳遂遣之及至

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而擲肉于野以誘鷹隼遣善射者射

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眾莫不歎服仁壽末進

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

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諡曰肅北史謙弟說本

名士約少鯁直尚節概有膂力尤工騎射釋褐領軍府錄事

諮議參軍賀拔勝為荊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隨

勝奔梁北周書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

北史食邑三百戶從周太祖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為侯增邑八

百戶除京兆郡守北周書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

固縣侯北史增邑三百戶賜姓宇文并賜名詵焉北史賜名說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增邑二千

四百戶除隴州刺史遷總管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

蒞政強毅百姓畏之齊于憲東征以詵爲行軍長史軍還除

使持節崇德安義等十三防熊和忠等三州諸軍事加授太

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贈鄜延丹綏

長五州刺史諡曰壯

北周書

子宏度字摩訶膂力絕人儀貌魁

岸年十七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

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宏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

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宏度曰此何足畏歟擲下至

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府鄴

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于范陽從鄖公韋孝

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以

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尉遲迥莫敢當其鋒迥之子婦宏度

妹也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宏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將射宏  
度宏度脫兜鍪謂曰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旣如此早  
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于地極口罵大丞相遂自殺宏度  
顧弟宏昇使取迴頭進位上柱國時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宏  
度不時殺迴縱致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  
以行軍總管拒突厥于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爲秦孝王  
妃尋遷襄州總管宏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  
屏迹梁主蕭琮來朝被旨以宏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  
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  
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及還以行軍總管檢校  
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宏昇女爲河  
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每以無得欺誑誠寮吏皆曰諾

一日食鼈侍者八九人宏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宏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甯飲三斗醋不見崔宏度甯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然宏度居家閨門嚴肅爲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宏度憂恚謝病于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宏昇家宏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宏度有何言使者曰宏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宏度憂憤未幾卒宏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爲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

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宏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  
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  
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北史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魏青州刺史安平侯鑒之從孫  
也祖櫟字洛祖行博陵太守鑒兄也父文業官中書郎歷鉅  
鹿太守伯謙家居奉母齊獻武王爲魏相召補相府功曹以  
清直奉公屢被稱賞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爲  
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免官後歷瀛州別駕京畿司馬  
族弟暹官居寵要伯謙未嘗造請天保初除濟北太守禁奢  
侈周貧乏恩信大行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  
改用熟皮爲鞭鞭不見血示辱而已有朝賈道出郡境問太  
守政何如眾皆對曰府君德化古者所無因爲之歌曰崔府

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德化何復用  
威眾皆對曰長吏憚其威嚴庶人蒙其恩惠故兼言之耳以  
相府舊寮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  
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以禮讓化民豪族皆折節  
焉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貧弱者或有冤枉輒曰我自告  
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  
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喜讀經史晚好老莊親賓  
至則置酒清言不及俗務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贈南兗州刺

史諡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官至鴻臚少卿

北史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魏鴻臚少卿封高邑縣男贈瀛  
州刺史器之子也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有幹才年十七  
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獻武王補大

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擢拜  
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門下機事悉歸中書又季舒善音  
樂故內伎亦同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  
魏帝有所諫請季舒輒修飾之魏帝亦恒與季舒論時事轉  
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霸府密謀  
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輳傾身禮接甚得名譽及文襄  
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楊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  
其間容刀季舒好聲色喜閒放遂不請行司馬子如緣宿憾  
及尙食典御陳山提等譖之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  
其無罪徵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尙書左僕射儀同三  
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  
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尙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

平市兼受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時嘗患病  
帝令季舒往視遂獲瘳大甯初追還引入慰勉遷度支尙書  
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  
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于吏部被責免官又以  
詣廣甯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哭泣久之除膠  
州刺史遷侍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  
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  
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  
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  
陽季舒言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今車駕若向并州恐人疑避  
寇致羣情驚恐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長鸞乃奏云漢兒  
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



卽召己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迭封孝琰裴澤  
郭遵等爲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于漳水家屬徙北  
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本好醫  
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竟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  
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護庶子長君尙  
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于長城未幾季舒等  
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  
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  
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  
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北史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魏主簿穆之子也少爲書生避地  
渤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爲長史

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獻  
武王嘉之乃以兼丞相長史及王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百  
事一以屬暹琛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爲并州起暹爲別  
駕文襄代景轉暹爲開府諮議仍行別駕事從文襄鎮撫鄴  
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  
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屢稱邢邵才而邵忽毀暹文襄不悅  
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  
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高慎之叛獻武王欲  
殺暹以文襄救止遷御史中尉選舉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  
崔贍杜蕤嵇晁鄺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  
文襄欲假暹威勢每隆以殊禮一日文襄與諸官出遊東山  
遇暹在道前驅爲其赤棒所擊文襄乃回馬避之暹前後表

彈尙書令司馬子如尙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太師司州  
牧咸陽王恒并州刺史余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皆蒙  
極言褒美且誠屬之以僧尼猥濫復奏請設法檢約獻武王  
如鄴握暹手勞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  
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  
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王親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華  
林園謂王曰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  
王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勸酒并臣所  
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暹酒神  
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尙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  
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  
服王薨未發喪文襄王以暹爲度支尙書監國史兼右僕射

委以心腹之寄仍爲魏帝侍讀文襄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  
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尙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  
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暹每厲色極言文  
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恃文襄愛數歌舞戲諱願見暹輒  
歛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  
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竟免司州別駕司馬仲榮中從事陸士  
佩並被文襄毆擊付獄欲餓死之暹爲致言而釋之自出身  
從官常日宴乃歸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  
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元理夜久乃還寢  
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  
求佛經梁武帝聞之令人繕寫以幡花寶蓋贊頌送至館焉  
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

諸江表子達孳年十三令儒者權會教解周易兩字乃集朝  
貴名流命達孳高坐開講同郡瞿仲讓陽屈服之暹用仲讓  
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  
丞此皆暹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  
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  
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  
舍人獨孤未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獻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  
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然仍流暹于馬城晝則負土供役  
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鑠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  
文襄疑文宣佯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告暹暹曰嘗與二  
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挾暹竹  
者自指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旣鑠暹責

以往事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帝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  
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  
襄欲以妹嫁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讎于宣光殿羣臣多  
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  
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夙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  
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  
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  
盡文襄時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遊多  
至暹宅以暹女爲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尙  
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爲匹暹言之乃依舊焉  
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常山王  
謂暹曰至尊威嚴太后尙不能言僕射獨犯顏內外深相感

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  
刺史諡曰貞節達拏温良廉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農卿周  
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屬尉遲迴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迴平  
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  
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  
拏殺主以復讐

北史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魏安北將軍定州刺史孝曄之子  
也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  
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天平  
二年文襄引爲記室參軍及輔國政召爲開府長史并攝京  
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  
尤劇昂旣仕事內外齊肅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

吳賓爲妄認繼嗣事積年不決司徒婁昭付昂推問卽日引  
伏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武定中文襄令  
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尙矣曹魏破蜀業  
以興師馬晉平吳兵以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鄰接邊境  
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  
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鄰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  
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  
實供軍濟國實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  
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畏避嫌  
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  
乞勒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  
後除尙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尙書左丞之兼尙書近代未有



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于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旣官煮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闕市薄爲竈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令右僕射崔暹尙書楊愔等各言德績感致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後攝都官尙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改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奸僞屏息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尙書右僕射瑛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

率不者命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又與尙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以殘刻見譏清議然頗能別白是非雪冤枉有濮陽子沈子遐齋侯景鐵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寬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鞠告者皆引妄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尙書有餽藏小吏因內臣投書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并付昂窮檢告者詞窮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尙書仍兼都官事食濟州北郡幹文宣幸東山謂曰舊人多出爲州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帝厯數諸人罪負至昂則曰直臣十年除

兼右僕射數日卽拜爲真未幾還爲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  
文宣崩遂免昂右僕射除儀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  
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  
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母年始五  
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寶求吏免其姊昂弗知錄尙書彭  
城王浹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爲五兵尙書遷祠部天統  
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剛直名然好揣上情感激時主或  
陳便宜觸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朝之大事多  
以委之有五子第二子浹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識風儀爲  
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北史  
崔子樞博陵安平人魏開府中兵參軍長瑜之子也好文詞  
有才辯仕齊官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

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所居稱職因受納

被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北史本傳周柱國大將軍甯蜀公相

州總管尉遲迥以隋文帝篡奪舉兵致討子樞實預其事事

敗死之北史尉遲迥傳子樞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為優歷殿中

侍御史卒于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為河陽道

行臺郎隋開皇末卒于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

末為秘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為秦王文學卒于國子博士北史

本傳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魏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定州大中正孝芬之次子也少好學風度閑雅性剛正

有籌略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間行入關

謁魏孝武帝哀動左右帝為之改容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

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黃門從禽竇泰復弘  
農破沙苑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  
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書  
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嫁之家多舉鄭衛之音塵里  
富室衣服奢淫有織成文繡者猷疏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  
辯等創修六官十二年除浙州刺史以疾去職十七年進侍  
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  
帝元年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凡  
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卽以猷爲都督梁州刺史及周閔帝受  
禪始利沙興等諸州及信合開楚四州皆叛惟梁州人無二  
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  
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明帝卽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

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爲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  
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  
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遺詔立武帝晉公護  
謂猷曰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朝廷尊周禮  
無容輒違此義事雖不行時稱其守正陳將蔡皎來附晉公  
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  
雖加撫循而瘡痍未復近又長星爲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誠  
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責哉不從水軍果敗裨將元定  
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  
有天下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諡曰明北史子仲  
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  
與諸子同就學隋高祖亦與焉相得甚歡後以明經爲晉公

宇文護參軍數遷至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食邑三百戶獻平齊二十策於周武帝帝奇之從帝攻克晉州又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爲行軍長史從郊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于呂梁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宣帝崩隋高祖爲丞相仲方上便宜十八事且陰勸應天受命焉高祖從之及受禪召仲方與高頴議正朔服色仲方言晉以金德王後魏以水德周以木德隋以火承木得天之統故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尙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上開府轉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至綏州南至渤出嶺縣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發丁數十萬于朔方以東築城數十以備胡尋丁父艱去官未

期起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上大悅轉荊州刺史徵  
入朝復面陳經略上善之賜御袍袴並雜綵五百段進位開  
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爲行軍總管及陳平坐事免未幾  
復官轉會州總管奉詔擊諸羌歷三十餘戰悉平之賜奴婢  
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仁壽初遷代州總管徵入朝會上  
崩乃奉煬帝詔攻漢王諒之所部于呂州拔之進位大將軍  
拜民部尙書轉禮部坐事免官起國子祭酒轉太常卿出爲  
上郡太守丁母憂歲餘授信都太守上表乞休尋卒于家時  
年七十六子民壽官定陶令

隋書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  
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否對曰  
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爲



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勞勉并州民被盜劫長流參軍張龍按治言已獲盜所獲者已自承被盜者亦並往識認惟盜賊未獲文襄付瓊令更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被誣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姦或自外來亦輒擒送零陵縣人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縛子賓而訟之于瓊瓊訊知非盜遂釋之雙成大譁言府君放賊瓊不答而密遣人嚴捕竟獲眞盜者於是畜牧者不復警備但皆相謂曰交蘇府君鄰郡富家亦每攜財物寄郡有盜攻繹幕富人成氏成氏告之曰我物已寄蘇公矣盜遂去平原妖賊劉黑苟煽衆作亂瓊所部接平原而皆絕不與通鄰邑以是益服之郡奸猾百餘人悉革面事左右故郡中巨

細事畢知然瓊性敦厚未嘗發私書濟州沙門道研以財雄于郡每出貨以求息而乞郡縣勢爲徵之及謁瓊輒與之談玄終莫能開說其弟子怪之道研乃曰府君每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悉焚其券樂陵太守趙穎郡人也年八十餘乃乞歸恃老以兩瓜奉瓊且固請留瓊不得已乃留之而懸于樑上人以爲受穎瓜矣乃復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乙普明者兄弟爭田歷久不決各有援證幾及百人瓊召而語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下淚諸證人亦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因叩頭乞息爭離居十年乃復還合併瓊雅好儒術每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學雖朝吏悉令受書人因呼吏曹爲學生屋凡民間婚姻喪葬皆爲之限制蠶月輒預下

縣絹度樣子部內其兵賦次第并立明式有調役輒先辦各州郡皆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大水絕食者千餘家瓊乃自貸粟于郡中之富人以給饑者并乞免徵州租或謂瓊曰民饑固可矜府君獨不爲身計乎瓊曰一身獲罪而能活千室何害遂上表陳狀乃皆免人戶獲安在郡凡六年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皆嗟其屈尙書辛術曰旣直且正不慮不申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五級寺忽失銅佛像一百座有司逮繫數十人瓊悉令釋放寺僧皆譁瓊遣人謝僧曰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得賊姓名及所藏贓處乃竟收掩悉獲之眾

皆伏後爲大理卿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北齊書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齊國子博士靈暉之子也年十四從阜城熊安生受五經既通大義遂博涉子史善屬文工詠諧博陵李德林深賞之年十七爲齊奉朝請隋初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鬱鬱不得志乃爲詩寄京友京師爭傳誦之好事者或書壁而翫焉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改封于齊從行爲王文學時諸王官屬往往被誅夷萬壽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年

五十二有集十卷行于世

隋書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  
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

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能誦左思三都賦高隆之見而異之徧告朝士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車馬不絕者月餘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遂博通墳典兼習陰陽緯候其所爲文詞覈而理暢魏收以溫子昇擬之年十六遭父艱單綬跣足冒嚴寒躬駕靈輿而返葬焉州里由是敬慕之齊任城王湣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以師友之間待之後舉秀才尙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卽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憂以至孝聞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後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尋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役他無

所喜唯喜得卿宜速入相見遂從駕至長安按內史上士詔  
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宣政未授御正下大夫

北史

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劉昉鄭譯矯詔召隋高祖  
受顧命輔少主總內外府兵馬事諸衛既奉敕並受高祖節  
度及昉等欲以高祖爲豕宰而譯攝大司馬昉爲小豕宰高  
祖以問德林德林言宜爲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  
高祖從之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相府司  
馬二人由是不平尋復加德林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  
亂一切兵略德林皆與聞軍書羽檄一日之中動逾百數皆  
出其手東道元帥鄭公韋孝寬率師次永橋值沁水漲兵不  
得度而長史李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迴饒金高祖深以爲  
憂欲遣人代之

隋書

德林進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此樂毅所

以辭燕馬服所以敗趙也公之心腹中有明于智略而素爲諸將所信服者可遣至軍所觀之彼縱有異志必不敢動矣乃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所加九錫殊禮詔

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詞也北史高祖登祚之日授內史令虞

慶則等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其間惟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怒由是品位不加惟依班例授上儀同

進爵爲子開皇元年敕修律令事訖奏聞賜九環金帶一駿

馬隋書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

集於是追贈其父爲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北史以德林

襲焉德林自隋有天下每獻平陳之計及陳平授柱國郡公

實封三千戶已宣敕矣以高頴言事竟寢初大象末高祖嘗

以逆人王謙宅賜德林尋又改賜崔謙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八區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稱地本民產爲高氏強奪上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巡省關東諸道使虞慶則等言鄉正理詞訟不便于民高祖令仍廢之德林言朝更暮改非爲政之體高祖怒大詬之出爲湖州刺史轉懷州逢歲旱課民掘井溉田以無功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發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有文集八十卷遭亂散佚止五十卷行于世奉敕撰齊史未成有子曰伯藥

隋書

定州



李先本字同魏高祖名改字容仁本趙州平棘人徙中山盧奴祖重爲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爲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先少好學善相及卜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初爲苻丕尙書右主客郎慕容永聞名迎爲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祕書監封高密侯及垂滅永乃徙中山皇始初於井陘歸魏太祖召問久之曰朕久聞長子城有李先者卽卿耶先起謝太祖曰卿知朕否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臣安敢不知太祖復問先祖父及先所服官先具言之未幾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平鄴破慕容麟軍回定中山進尙書右中兵郎勸太祖討蠕蠕大破之賞奴婢三人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何書可益人神智先言經書有三皇五帝之政治可

以裨王者之智太祖復問天下書籍幾何何策可集先言自  
伏羲至今書籍日增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但敕天下各  
州郡縣搜索彙送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乃稍  
集焉太祖之討姚興于柴壁也問計於先先日兵以正合以  
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護其糧道宜先遣奇兵邀之于天  
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俾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可  
不戰而取兵法所謂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也太祖  
從之興果敗歸太宗卽位問左右舊臣誰爲先帝所最親信  
新息公王洛兒以先對乃召先問曰卿有何功能而蒙先帝  
所知先對曰臣愚無他功能徒以忠直奉上耳太宗曰卿試  
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悅  
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五尺之童莫不慶抃未幾復

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乃詔有司  
日先所知皆軍國大事自今當宿於內賜先絹五十疋絲五  
十斤雜綵五十疋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  
十二詔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俘  
其眾進攻和龍先欲令兵各備青草一束填城濠而攻其西  
南道生不許遂無功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聲世祖卽  
位徵爲內都大官神麈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  
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諡日文懿子罔北史名國襲爵爲京兆濟  
陰二郡太守卒魏書子鐘葵襲降子爵鐘葵弟鳳子虬子並中  
書博士鳳子預字元凱太和初歷祕書令征西大將軍長史  
帶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餐玉法乃躬往藍  
田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乃椎七

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則以贈人預服之經年自言有效驗而不能節嗜慾及疾篤乃謂妻子曰吾以酒色致死非藥過也然吾尸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殮服之妙家人從之時七月中旬也天尙暑而預尸厯四宿顏色不變魏書先少子皎爲寇謙弟子服氣絕粒隱恒山數十年年九十餘猶童顏一日忽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卒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補清河王懌府記室牋書表疏皆不加點而當世稱之爲懌著輿地圖及顯忠錄以忤元乂徙都水使者懌被害棄官隱大房山少子蘭以純孝聞而不受辟召孝昌中旌表門閭正光中義徽孫景儒以文宣王直薦官奉車都尉子昭徽博涉經史脫略不羈時人稱爲播郎因以字行于燕趙間善談論屬文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乃棄儒爲道士後

復應詔爲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于嵩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爲學者所宗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言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鷺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峙令弼性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大歎異之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以王佐才許之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屢相辟召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典管記長於筆札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務清靜尙仁恕訟詞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途

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皆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欲劫之弼率兵格鬪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普泰中詔訪賢守令時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薦之而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乃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大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皆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賴房謨救獲從輕典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齊高祖爲魏丞相徵爲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典掌機密甚見親信嘗乘間密

勸高祖受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誤稱  
取署爲取樹觸高祖家諱高祖大怒自起杖之弼進曰禮二  
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  
恕高祖叱出之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  
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方正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  
家也弼以文武官罕廉潔者言之于高祖高祖曰今督將家  
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江東復有一吳兒蕭衍專事衣  
冠禮樂士大夫以爲正朔所在我若嚴法網不相饒借恐諸  
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  
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高祖問賊  
是何人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中  
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出其間弼戰慄流汗高

祖乃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禘雖按不刺汝猶喪魂失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何可同之尋常耶弼因頓顙謝從高祖破西魏于邙山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關魏帝見之于九龍殿引入經書庫賜地特經一部帛一百疋平陽公淹爲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雖在軍旅每帶經從役註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蒙詔褒嘉武定中遷衛尉卿梁遣貞陽侯蕭明等伐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禦梁師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殿中第二馬孤恒自乘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則天下治矣世



宗大悅握手而別遂破蕭明于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  
潼州撫軍恤民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顯  
陽殿講佛理彌與吏部尙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祕書監魏收  
等并侍法筵敕彌升弟子座敷演詔諸縉流互相問難往復  
凡數十番莫能屈東魏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命太尉高岳等  
攻之彌行潁州事攝行臺右丞時大軍在境多調輸彌區別  
甚均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顯祖爲魏相引爲長史加衛  
將軍轉中書令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戶彌志在匡  
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彌與司空  
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及踐祚以功遷驃騎將軍衛  
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其家客以謀  
反告收下獄案治無實人乃見原遂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

尉監臺卿斷獄稽遲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叛南北  
響應賊酋張綽潘天合等率眾攻臨海鎮弼激厲鎮人固守  
獲全顯祖嘉之敕行海州事卽所徙之州在州通陵道并韓  
信故道又于州東瀕海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救并依  
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所在清潔爲吏民所  
懷耽好元理老而愈篤復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  
義苑并行于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爲魏  
相將受禪弼獨諫及顯祖踐祚弼復於眾前面折要人高德  
正德正深恨之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  
日受人請託顯祖內銜之而弼恃舊恩仍屢有陳請十年夏  
上因其飲酒積愆竟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旣而悔之驛  
追不及長子蕤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

州乾明初并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諡日文肅

北齊書

卿字少山少好學博覽書記工屬文爲齊奉朝請歷司空西

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每以儒者自居齊

亡歸鄉里以禮記春秋教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奏所爲

玉燭寶典十二卷賜絹二百疋以病聾不堪服官乞修國史

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詔以本官還家歷數

載卒撰齊記二十卷復有集十五卷並行于世無子兄蕤字

子美以幹局稱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充聘陳使主

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于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

卒于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隋書